

感恩是每个人应具备的美德
人是脱离了愚昧具有高级思维的生命个体
人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得到别人的帮助
就应以感恩的心
回报社会
续延传递这种爱
其实
在一些家养的宠物里甚至野生动物中间
也不乏感恩

心灵絮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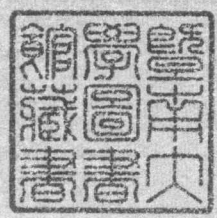
风信子
■
著

1206/
2013/9/1

心灵茶语

风信子 · 著

感恩是每个人应具备的美德
人是脱离了愚昧具有高级思维的生命个体
人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得到别人的帮助
就应以感恩的心
回报社会
续延传递这种爱
其实
在一些家养的宠物里甚至野生动物中间
也不乏感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絮语 / 风信子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1
(当代散文作家文库. 第5辑)

ISBN 978-7-5059-7935-2

I. ①心… II. ①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8674号

书 名	心灵絮语
作 者	风信子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印 刷	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 / 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935-2
定 价	220.00元 (本册32.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辑 梦回故乡

倾听花开的声音·····	2
亲人惦记亲人的天气·····	4
梦里故乡·····	7
梦回山乡念马桑·····	9
满目火棘心回故乡·····	11
乡村牛事·····	14
乡村鼠事·····	18
乡村猪事·····	23
价格飞涨的猪·····	28
羞涩夜来香·····	30
冻伤记忆·····	32
冰雪难断亲情路·····	35
空巢老父亲·····	38
给老父亲洗脚·····	41
荡漾在父亲心底的笑·····	44

第二辑 心绪惆怅

静默的怀谦·····	47
发往天堂的信息·····	50
遗失的庞贝·····	55
陪同首长喝“土酒”·····	59
我喝过“白水茅台酒”·····	62
愧疚的酒·····	64
曾荫权的道歉·····	66
香港的房屋管理·····	69
请问哪里没有手机信号？·····	72
移动电话与文明·····	75
宴请·····	78
遭遇停水成记忆·····	81
别扭·····	83
何日骑车绕四环·····	85
走过场·····	88
三乱跌面·····	90
早该扔掉的语文课本·····	95
我咋能和大家一样·····	97
牛科长怒砸鱼缸·····	99
青花瓷月饼的旅行·····	101
廉政警示牌·····	104
车牌遗失的尴尬·····	107

绝招·····	109
金贵石·····	111
拍脑门项目的危害·····	114
倔强的代价·····	116
面对于右任贪官皆汗颜·····	119
凭什么立于不败之地·····	122
动物复仇记·····	124
刘颖与流浪猫·····	128
历史是曾经的拥有·····	130
公众人物的立身之本·····	133
城市的亲和力·····	138
信息监管之我见·····	141
北京交通之我见·····	144
北京大暴雨印记·····	147
心游钓鱼岛·····	153

第三辑 心灵絮语

常怀感恩之心·····	158
常怀敬畏之心·····	160
常怀谦虚之心·····	163
常怀节约之心·····	167
读书情缘·····	171
茅台情结·····	174

大熊猫的爱·····	177
大雁的爱·····	179
藁城荆芥菜·····	181
温情的眼睛·····	184
迪拜印象·····	187
生气狗·····	191
体检乐事·····	193
善待蚯蚓与蚂蚁·····	196
桐木村品茶·····	199
聪明的姥姥·····	202
巧骂日本鬼子·····	205
岳母在京种红薯·····	208
深夜栽香椿·····	210
留个念想在窗前·····	213
粽香弥漫·····	215
绝不作第四·····	217
为祖国高兴·····	220
成吉思汗陵守墓人·····	223
塚本幸司的境界·····	225
擅自夜逛台北书店·····	228
采访趣事·····	231
心境淡然卖鱼虫·····	234
“乐乐”“盈盈”赴港故事·····	236
香港人的敬业精神·····	238

鹧鸪山身影·····	241
夏日寻访朱自清踪迹·····	244
我所知道的冯文贞·····	247
诗人刘季孙的济世梦·····	250
汽车改变了我的生活·····	256
我和撞我车人成了好朋友·····	259
远方的风景·····	261
“三雅”趣闻·····	264
翠绿海拉尔·····	268
沉淀在心中的血泪警言·····	271
独特的飞行经历·····	274
敬仰佟麟阁·····	278
神话乌黑嘴端凤头燕鸥·····	283
危难中提钱是对我们的侮辱·····	286
我感知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289

第一辑

梦回故乡

故乡是心灵的港湾。
离开故乡越远，我那忐忑
的心愈加不安。回望故
乡，那里有欢乐、梦想和祈
盼，惟独不见白发亲娘。

倾听花开的声音

凌晨，我静坐在盛开的红花石蒜旁。夜里花开的呢喃细语，浸润着我心田。这株盛开在北京的故乡的花儿，让我想起故乡与亲人。

那时，每年春天，学校都要求每个学生挖几公斤中药交到班里。我和村里的伙伴每到星期天都会背上背篓、拿上锄头，带着干粮赶到离家很远的巴山上挖药。红花石蒜就是我在一次挖药休息时，顺手挖来的“草”。回家后，我把它种在家门口，母亲看见了，说这草叫老鸦蒜。种上后，母亲比我更经心，时常浇水。然而，刚入初夏不久，这草叶子就逐渐发黄，直至全部枯死。

那年深秋，母亲发现种过老鸦蒜的地方，冒出了一点绿芽。母亲说老鸦蒜又活了。小芽冒出地面后，母亲每次看到土干了就浇点水。几天之后，冒出的绿芽更多了。渐渐地，先冒出来的芽开始散成叶片。看着奇迹般复活的老鸦蒜，我们全家人都惊喜。不久，一丛葱绿的老鸦蒜又摇曳在门口。进入冬季，其它草都枯萎了，惟有那葱绿的老鸦蒜，旺旺地生长着，直到春天。第二年初夏，叶子又逐渐变黄、枯萎。这次，我猜想：这草又要换叶子了。

老鸦蒜种在门口的前三年里，都只换叶子，始终没有开花。第四年的初秋，一天我放学刚进家门，母亲就高兴地说：“老鸦蒜要开花了！”种老鸦蒜的地方确实冒出了一个花蕾，后来几天，又有更多的

花蕾陆续冒出地面。第一个冒出的花蕾长得最快，一周左右就一尺多高了。花儿开了，那花朵像一种菊花的样子，红艳艳的，非常好看。以后每年秋季，老鸦蒜的花都艳艳地开放在家门口，迎接家人早出晚归。

此后，我离开故乡20多年，只春节回老家小住几天。老鸦蒜往往只剩叶子葱绿。今年，从老家汉中回京时，我特地带了几株老鸦蒜回京，把它种在花盆里。初夏后，天气渐渐热了，老鸦蒜的叶子又一天一天枯黄了。大妹来京说，这是倒苗。过段时间就又发芽了。农历七夕那天，我给其它几盆花浇水时，突然看见种老鸦蒜的那个盆里冒出了绿色芽尖。随后，这株绿芽逐渐长高，顶出花蕾。这期间，我每天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花蕾的变化。渐渐地，花蕾散开越来越大，分出七个小花枝，其中一枝即将散开，色泽已经明显红艳。据说，老鸦蒜学名石蒜，花有红、白、黄等色，开红花者叫红花石蒜。

出差在外，我生怕错过花朵盛开。每天都打电话给妻子询问情况。回京时，半夜进了家门，放下行李就去看花。花头上六枝已盛开，最后一枝即将散开。看着儿时采的花，30多年后第一次开放在北京的家里，心里异常高兴。

夜里躺下睡觉，觉得最后这一枝花，可能今晚就会全部开放。于是后半夜凌晨一点半，静静地坐在红花石蒜旁，看着花一点一点地舒展着花瓣，细细体味花开的声音，一股生活的香甜顿涌心底。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第8版）

亲人惦记亲人的天气

每天晚前央视新闻联播还没结束，岳母就喊叫我问天气预报快开始了吗？我说新闻还没结束，天气预报早着呢！我们看新闻时，她坐在自己卧室床上打瞌睡，还不忘记叮咛我广告结束时叫她看天气预报。我忘性好，生怕忘了叫她，曾多次叫她连新闻一起看吧，可七十多岁的老岳母总说她糊涂了，电视新闻她看不明白，就看天气预报。

岳母每天必看天气预报外，偶尔也看看戏曲节目。她退休后的生活，除了打盹还就是关注天气。我们每天上班走后，岳父出门散步，而后买菜做饭，岳母就坐在沙发上打瞌睡。岳母高水平打盹，让我们全家都惊叹！她吃过饭后刚坐沙发上没几分钟，就呼噜声震耳。我们经常是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住呼噜声，就喊叫她，劝她困了就去床上躺会儿。可她每次都说：“我不困，就在沙发上坐会儿，我也没睡觉呀！”每回我们听着她同样的回答，都忍不住笑得肚子疼。

岳母持续关注天气预报曾经让我一度难以理解。我没有问过家人岳母在石家庄居住那几十年里，是否也每天都关心天气预报，可来北京与我们同住的这十多年里，天天看天气预报，从不落空。她刚来北京那年头一月，我以为她不太适应北京气候，关心一段天气适应了就不再关心天气了，可我没想到她持续关心天气直到今天！我觉

得每天上班的人,要是单位路远,怕哪天下雨的话路上淋雨,关注次日天气倒可理解。可岳母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天天在家,从不出门。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我说:“你每天都在家里呆着,又不出门,管它明天什么天气呢。我们天天大老远上班,我都不关心明天天气怎么样”。岳母说:“我每天都期待第二天是晴天。要是看到预报第二天是晴天,我就心情畅快,夜里睡觉也香。要是预报阴天或者下雨下雪,就心里闷得慌,晚上睡觉也不踏实。”从那以后,我就愿天天预报北京次日好天气,也就惦记着每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后广告结束时,喊叫岳母看天气预报。当预报完北京的次日天气时,我就说换台吧,岳母就说别换,看看石家庄的天气。我心里不乐意,就说她:“你天天在北京,看石家庄天气干嘛?明天又不回石家庄”。岳母也不吭气,我就忍着等待预报石家庄天气。我心里想,她惦记石家庄的儿子的天气,可她儿子才不关心北京啥天气呢。我看完新闻之后不爱看天气预报,总怕错过“焦点访谈”节目,于是就连天气预报和广告一起看。我看天气预报时,从来都没有惦记过我老家那边的天气,所以我估计我内弟跟我想法差不多。

我的老父亲独自一人住在故乡空旷的院子里,是否经常看电视,是否也关注天气预报,我从来没问过。前不久,大妹给空巢老父亲买了一部手机,并嘱咐我多给寂寞的老父亲打电话。此后,我就隔三差五地晚前下班时打电话问候老父亲。前几天下班时跟父亲通话结束时我说要回家了,老父亲说北京的雪化完了吗?我说向阳处今天中午就化完了,背阴处还剩一点。老父亲说路上没有雪开车就省心了。我听了这话也没往心里去。昨天下班前跟父亲通电话结束时,老父亲说北京雾那么大,路上开车时把雾灯打开。我忽然意识到,住在北京的我,从不关心北京的天气,而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老父亲,却很清楚今天北京大雾!回家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给老家的小妹打电话

说起此事。小妹说：“爸每天看电视就两个内容，先看新闻联播，然后就是看天气预报，爸看天气预报连咱们省的都不看，看完北京的天气预报就关电视了！”我一边听着小妹说，心里热浪往上涌，从眼眶往外流。我挂断电话，一边开车，就自然想起老岳母住在北京关注石家庄的天气，住在秦巴山地间的我那七十岁的老父亲，也在天天关注北京的天气，因而“亲人惦记亲人的天气！”这句话油然冒出心底。

（原载《福建日报》2012年6月15日，刊登时略删节）

梦里故乡

萤火虫

萤火虫曾给我们儿时寂寞而又欢快的乡村生活带来无限遐想。

在我的家乡，各家门前都有或大或小的土场子，用来晾晒小麦、稻谷。夏夜，家人们坐在土场子边纳凉，边干手工活边聊天，而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那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的萤火虫。我们常放下手中活儿，追着萤火虫满院场跑。有时抓着了，轻轻地笼在手里，探究它怎么发光，又生怕弄伤了它。大人们吓唬我们说：“萤火虫是鬼火虫，不能捉。你们看，远处的坟场里是不是萤火虫最多？”我们盯着坟场，看到那里的确有磷火的微光明灭闪烁，就不敢捉萤火虫了。然而，过不了多久，就故态复萌，又偷偷追逐起翩然飞舞的萤火虫了。

上学后，学到“囊萤照读”的典故，深为车胤的刻苦精神感动，也禁不住感叹世间生命的神奇与美妙。

一别故乡多年，偶尔回家纳凉，远处坟场的磷火依旧若隐若现，身边的萤火虫却越来越少了。我常想，没有了萤火虫的故乡，还是心中的故乡吗？

柿子树

家乡的房前屋后或丘陵坡地边，都有柿子树的身影。

春雨过后，柿子树枝开始吐绿。没过多久，柿子树叶你挤我拥，张望着村庄、田野。不经意间，柿子花缀满枝头。夏天，柿子树叶掩映着或大或小的柿子，在烈日下相伴而生。路过的人们，都时常抬头看柿子结的多少。等到柿子大过鸡蛋，孩子们就开始琢磨着偷摘。这是乡村孩子童年的乐事之一。柿子没熟，要背着大人们偷偷进行。一般是周末割牛草或打猪草时，到远离村庄的坡边，找离柿子树近而草又多的地方，边割草边观看周围，等待草割得快装不下背篓，就顺便偷摘一些青柿子。有的树不大，柿子压得树枝快挨着地了，伸手就可摘到。更多的则是树大枝高，只能爬上树摘十多个扔下来，然后溜下树装进背篓，再装好草迅速离开。这种青柿子很涩，不能直接吃，就塞进稻田或池塘的淤泥中，一周后再取出来，清洗干净削皮吃。这也叫“浆柿子”。浆好的青柿子又脆又甜，爽口开胃。

等到深秋，火红的柿子坠满枝头，成为一道靓丽的乡村景观。房前屋后一树红红的柿子，惹得小鸟经常光顾。主人家就扎一个草人蹲在枝桠间，吓唬馋嘴的小鸟，而丘陵上山坡边的柿子树，大多任其自然。

故乡的柿子树，一直摇曳在我的梦境里。

（原载《青年文摘》2011年第9期）

梦回山乡念马桑

马桑是故乡大巴山上最常见的一种低矮灌木。儿时在故乡那些年里，通过父辈的介绍认识了马桑树。那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到大巴山上去，或挖药或砍柴，因而不同季节里的马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初春刚抽蔓的马桑一丛一丛散生在斜坡上，不像树木，倒像粗大的蒜蔓一样，翠绿鲜嫩。我们在草木葱绿的山坡上挖药，中药不很常见，可马桑蔓随处可见。我们挖一阵中药休息时，淘气的同伴就折马桑苔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野蛮行为，是对野生植物生命的不尊重；夏天，马桑已由春天时的马桑蔓长成小树，一蓬一蓬茂密地生长着，但马桑树大多长到一米多高就弯下树头，向四周发展。在故乡二十多年里，我始终没有见过高大的马桑树；秋冬季节，大巴山近处几乎所有的小乔木和灌木都被我们附近村庄里的人砍回家当柴烧了。远远望去黛色的大巴山沉浸在冬日的薄雾里，不见真面目。到了大巴山脚下，才看清楚整面山坡光秃秃的。爬到半山腰，才能看到一些零星低矮的马桑、荆棘、火棘等少量杂灌。马桑弯弯曲曲，难以捆绑，担起来还死沉，晒干烧火时火力又弱，所以我们砍柴时都不愿要马桑，这才使马桑和荆棘等少量杂灌在秋冬的风霜里落叶已尽，仍孤零零地站立在寒风中。

我们到大巴山上去砍柴，每次都是砍好柴挑起担子翻过一架山爬